



# 德川家康傳

— 第一部 · 等待 —

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 でん 德川家康 伝 一条隆 著

读历史、品权谋、学商道

金融危机，来势汹汹，

以史为鉴，立于不败！

以德川的忍耐掌控金融漩涡的沉浮；

用战场的谋略赢取低迷市场的完胜。

作者: 一条瑜

出版社: 新世界

出版年: 2009-3

页数: 340

定价: 29.80 元

ISBN: 9787510401534

# 序

如同君权虚置、周室式微，乃有春秋群雄争霸挣脱残破的枷锁；皇权旁落、汉季倾颓，乃有三国三足鼎立打破腐朽的桎梏。战争，是在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下推陈出新的最直接的方式。

十五世纪的日本，处于於室町幕府统治时期。由于构成乃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一场应仁之乱爆发后，将军愈加昏乱无为，逐渐的几次零星暴乱之后，幕府权利丧失殆尽，日本进入诸侯纷争、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地大名经过几十年的混战，基本实现了地域性的统一。幕府灭亡，在混战中取得胜利的几个强大的大名开始争夺称霸全国的盟主地位，东瀛大地进入安土桃山时代，形成了今川、织田、丰臣等几家的对峙局势。

第二次小豆坂合战后，今川义元麾下参战的三河国领主，二十四岁的松平广忠离奇身亡，留下数年前便被截往敌国为质的七岁的世子竹千代。竹千代从三河到热田，再到尾张，从人质成长为将才，最终回到三河。脱离今川，远交织田，形成背倚青山而独领一方的霸业。

童年屈辱的人质生活，少年师从名宰太原雪斋，造就了他异於常人的忍耐力、冷酷的性格和大智慧。他坚忍地生存与等待，等到无法击破的强敌逃脱不了自然规律先化归一抔尘土。他在关原合战中大获全胜，结束了东瀛土地的战国局面，成为全国实际统治者，引领日本史走入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江户。

大落大起，大开大阖，他，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德川家康。

春秋有勾践，三国有玄德，日本战国则有德川家康。

在日本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人问战国三雄，何以能听杜鹃之啼。

织田信长曰：“吾使之啼。”

丰臣秀吉曰：“吾诱之啼。”

德川家康曰：“等。”

坚强的巨人利用忍耐作为东山再起的跳板，日本战国时代，英雄豪杰辈出，包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在内，也只有德川家康深深领悟到这个奥秘。

耐心等待，不是守株待兔，也不是消极抵抗。德川家康的耐心等待，让他等来了重握冈崎兵权，等来了重整三河旧业，等来了竞争对手同门师兄为主所害，等来了今川家被今川氏真断送，等来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寿终，等到了天时，他一举而起统一全国，结束战国时期。

居功弗傲，虚心听取采纳下属意见，这是德川家康之所以得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冈崎一众虽长期与家督松平元康远离，但仍忠于松平元康与松平家，实属不易，冈崎人的团结一致为冈崎的胜利，松平元康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日本，武士背叛故主，或不为故主复仇，必会为世人唾弃。松平家康自然明白这个武士道义，但他仍然选择了在今川义元被织田以众讨杀后不久即被判今川家自立门户。人的一生有很多次机会，会面对很多次选择，当你选择一样的时候必

然会失去另一样。德川家康的胜利，还胜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放弃了今川家和武士的名节，宁可背负世人的唾弃也要成就祖父的心愿，成就松平家的霸业。

不同於山冈庄八的传记小说对战争描写的简单扼要，本书以华丽流畅的文字铺写开一卷日本战国时期气势磅礴、刀光剑影的沙场图景，各家或机谋，或英勇，或狂妄，或愚鲁，或死忠的将士们生动鲜活的面容跃然纸上，重现德川家康一生东讨西伐、南征北战谱写出的恢宏篇章。

### 一条瑜

字字珠玑，彰显谋略，处处玄机，运筹帷幄。——读历史、论谋略、品商道序

对于日本，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同我一样，有着矛盾的情绪。中国有句古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这个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五分之一并且深受汉唐文化影响的国家，这个战后迅速发展并且经济排名世界第二的“强大”国家，这个与中国有着连绵的友谊但也发生过多次数战争的国家，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没有理由不正视和正确地认识它。

柏杨曾经说过，“要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是阅读他们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阅读学院派的经典著作”，所以他推荐读《德川家康来解读日本的民族性》，来帮助中国人更透彻地了解我们的近邻——日本。诚然，山冈庄八的一千余万字的《德川家康》是部巨作，然而本书的

写作方式及篇幅，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有人问我，看“德川家康”看到了他的什么，我说，等待、忍耐和谋略；对方又说，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不乏此种英雄人物，似勾践、如韩信，为何却要看一个来自日本岛国的德川家康？没错，若品历史，无疑中国历史是最好的选族，若论英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其人。然而，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都应有包容的胸怀，都应保持学习的精神，才能不断进步并且立于不败，最终真正的强大。

要超越一个国家，必须先了解它。

战后的日本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这是何等的了得，是什么样的人们才能创造如此的奇迹和辉煌？读了《川家康》后，我渐渐有了答案，其实，每个日本人都是一个“德川家康”，他们能够在谋略中静

静的等待，等待时机的到来，为了那个时刻的到来，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而当那个时机来到，便毫不犹豫果断出击。

残酷的战争造就了德川家康冷静、缜密的思维，也造就了他创造机会、把握时机的能力。战场上，德川家康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临危不惧，运筹帷幄，在纷乱的战国时代，最终统一群雄，成为历史的经典。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川家康》不仅是经典好看的历史故事，更是一本商业教科书、是一本权书，那些来源于战场的计谋和

远虑，在商场和仕途中同样适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松下幸之助（松下电器创始人）还是中曾根康弘（日本前首相）都将其奉为“圣书”。

总之，无论您是出于何种目的来阅读此书，相信都不会让您失望，也必会让您有所收获。

孙业钦 2009 年 3 月 5 日



# 第一章 乱世的婴孩

虽已未时，关原战场的浓雾仍未散去。杀阵的吼声已渐远去。雨后清香的湿气渗透着扑鼻的血腥。风中舞动的三叶葵，有如它下方喜悦的表情。三叶葵是德川家的家纹，是这个家族的标志。风中鼓舞的战旗、武士背后插着的旌旗、出征的战车、出行的轿辇，其上都印刻着三叶葵的纹饰。

“报！小西行长军败退！”

“启禀主上，宇喜多秀家军败退！”

“报告！石田三成本阵溃退！”

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当石田三成溃败的消息到达时，整个德川本阵欢声雷动。

“胜利！胜利！胜利！”

德川家康跨上坐骑，舞动马鞭，指挥着将士们庆祝的欢呼。呼声响彻整个关原战场，震颤着每一个人的心。德川家的家臣、作战的大名们，乃至大阪的丰臣秀赖和淀殿，此刻都已知晓：天下已尽归马背上这位三河男子所有。然而六十年前，又有谁会知道历史将如此演变？

明朝嘉靖二十二年（1542），皇帝荒淫无度，沉迷道术丹药，以期长生不老。宫人起义后，嘉靖帝在惊惧中搬出乾清宫，从此朝政益加荒怠。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隐忧四起。

而幸运却在这一年降临到隔海的国度。

这一年，是东瀛的天文十一年（1542）。织田信长①九岁，丰臣秀吉②六岁，武田信玄③二十二岁。这一年，在这座岛国一共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是斋藤道三驱逐了土岐赖芸，担任起美浓国的守护④。

①织田信长：战国大名，盛极一时，人称“第六天魔王”，此人事迹详见后文。②丰臣秀吉：首次统一日本的战国大名，此人事迹详见后文。③武田信玄：战国大名，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人称“甲斐之虎”，此人事迹详见后文。④由征夷大将军任命的该国最高军事行政官。征夷大将军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日本战国时代恰是将军家名存实亡的时代。

其二，就是八月份的第一次小豆坂会战，织田信秀军大破今川义元军。此战诞生了“小豆坂七本枪”。“七本枪”是给予该场战役表现最出色的七名武士的封号，是武士一辈子享有的光荣。后来闻名遐迩的“贱岳七本枪”之荣誉命名正来源于此，这是后话。

而最后一件大事，发生在了这一年的末尾，十二月二十六日。

时值隆冬，三河国①内却还温暖。冈崎城②中梅花盛开。花瓣随风飞舞，落在松平广忠家客厅黝黑的檀木地板上，飘溢出醉人的芳香。矮桌上，两名男子把酒畅饮，但却并非是在赏梅，而是在焦急地等待，等待着新生，等待着一个与他们有着血脉因缘的生命诞生。此二人正是冈崎城主③松平广忠和三河国西部的刈谷城④城主水野忠政。

“此番小豆坂会战，岳父大人拒不出战，我冈崎城才得以保全平安啊。”松平广忠双手平捧壶，将水野忠政跟前的浅盏斟满。

“是贤婿过谦，若非冈崎城的武士奋勇杀敌，恐怕今川义元此刻已身首异处。”水野忠政微笑着合上手中折扇，轻轻放置在案，身体倾向松平广忠。

①三河国：日本地名，日本的“国”相当于中国的省。如三河国，就相当于三河省。尾张国就相当于尾张省。是根据日本天武天皇所创的“近畿七道”作行政分区而划分的，共有八十八国。②冈崎：三河国名城，德川家康出生地和早期根据地。③城主：级别比大名低。城主一般只拥有一个城，而大名一般拥有大半个国。像此时今川义元，已经拥有骏河、远江两国，并拥有三河部分的领地。④刈谷：位于三河国西部。⑤家：日本的“家”，是家族的意思。如松平家，就是松平家族。日本战国的战争是家族与家族间的战斗。

说的是四个月前的小豆坂战役—三河之西的尾张国主织田信秀出兵攻打三河之东的骏河、远江国主今川义元之事。地处两国之间的小国三河，不仅成为两家⑤的必争之地，更是双方争斗的主战场。松平广忠的冈崎城早已是骏河今川家的附属国。而水野忠政所在的刈谷城却因地靠尾张边境，是尾张织田家的附属国。但在去年，形势却暗中发生了变化：水野忠政在家臣们的争议中，将自己唯一的女儿於大之方嫁给松平广忠。此举无异于摆明与织田家分道扬镳。今年八月，织田信秀出兵三河，于小豆坂大破今川军，作为织田家的附属国的刈谷家族的首领叫家督，下属称为家臣，而家臣还能配有家臣。比如松平广忠是今川义元的家臣，松平广忠本身还有家臣，而他的家臣还能有家臣，这是战国时的武士阶级

的结构。当地的农民则听命于当地的领主武士，按期纳税。

城并未出兵助战，更是增加了织田家的怨恨。

“贤婿啊，水野忠政有生之年，刈谷士兵的刀枪绝不会指向冈崎的战士。遗憾的是我无法背弃织田家，否则一旦开战，首当其冲可是我刈谷城的百姓。”水野忠政轻拍着松平广忠的手背承诺，诚恳的目光中还隐隐闪着泪花。

“小婿理解岳父大人的苦衷…”松平广忠连连点头，激动不已，直起上身，“让我们为冈崎刈谷两家的和睦举杯，也为三河的未来举杯！”

“好！”酒盏在空中撞击出清脆的声响，但仅仅是一瞬。

杯盏相击之间，他们久等的人来了，是广忠的妻子於大夫人的侍女百合。她急步奔入，下跪拜道：“恭喜主上，是个男孩！”

“啪！”是扇骨合拢敲在案上的声音。

“好极了！”在座的两人异口同声。

“快通报家臣们，世子出生了！”松平广忠欢快地起身，在厅中来回踱起步子，两片黑眉舞动得像一对追逐的喜鹊。

大喜之事何劳通报，方才气氛凝重、落针可闻的旁厅早已雀跃不已。“哇”的一声，贴门倾听的家臣们，此刻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股脑失去平衡地摔入正厅之中，绣着松柏的门纸被撞得破碎，片片飞散在厅里。

“哈哈，太好了！”

“恭喜主上，我们冈崎城终于后继有人了！”石川清兼贺道。

“如此少主是寅年寅时出生呢，真是吉日吉时啊。”阿部大藏补充道，“少主将来必是出类拔萃的名将！”

“好，反正就是好。”大久保忠员乐坏了。这个平时最寡言的家臣，此刻也忍不住插话。

“好，好在什么地方？说不清楚就少说几句。其乐融融的气氛，被你一说，就走味了。”大久保忠俊打断道。

“你…你…”被大久保忠俊这么一说，大久保忠员又口吃了。

“你们呀，都吵够了没有？大喜的日子倒斗起嘴来了。”说话的是植村新六。

大久保家是松平家的重要支柱。他们兄弟三人，老大去世之后，由老二大久保忠俊掌管大久保家。年纪最幼的大久保忠员不擅言语，而老二大久保忠俊则最为耿直。

“雅乐助，今天你又能耍出什么新花样吗？”松平广忠大乐，问起平日点子最多的酒井雅乐助。

酒井雅乐助笑道：“今天大家都这么开心，还需要什么新花样啊！就等少主出来，给大家瞻仰上一面。”说着，酒井雅乐助扮起了婴儿学步的模样，引来家臣们的哄堂大笑。

“你这可不对。等少主以后长大成人了，我可会告诉少主你扮他做怪样。到时候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大久保忠俊说道。

“少主长大成人？就怕那时候的大久保忠俊已经牙齿掉得话都说不清楚了吧？满嘴牙臭的糟老头子，少主还听你废话…”酒井雅乐助尖锐地还击，众家臣们又是一阵哄笑。

水野忠政感到此情此景之下，自己已然是个外人，完全无处插话。他悄悄起身离开客厅，走向女儿的产房。这次他偷溜来冈崎，本就避开诸多耳目——因为此时的冈崎国对水野家而言，仍是敌国，此事若被织田家知晓，必将成为开战的借口。如今究竟是亲织田还是亲今川，连水野忠政自己也说不上来。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亲人，那就是他自己，这是他的处世之道。

经过一番激烈奋斗之后的於大夫人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初次分娩的疼痛仍未褪去。幸好是男孩，她心中充溢着胜利的滋味。她的儿子，仅仅是一瞥，就被乳母抱走了。小小的眼睛，容貌颇似他的父亲，并不算出众，却有几分英气。这样的孩子，会不会讨得她丈夫的欢心呢？於大夫人思索着，想象着将来教孩子学步，授孩子《论语》的情景，心中的甜味更浓。

然而，不一会儿，美丽的幻想就被侍女小世甜美的声音打断：“前主上大人来了。”

於大夫人知道，这所谓的前主上就是自己的父上大人。去年她嫁到松平家时，带来随身侍女小世和百合。当时百合十九岁，她和小世十四岁。百合乃是水野家家老土方缝殿助之女，小世则是水野家名将杉山右卫门的女儿。因此对于当时的她们来说，水野大人就是自己的主上。

“父上大人…”於大夫人努力用胳膊支起身子。

“你别动，就这么躺着好了。”

“那，那女儿就失礼了。”於大夫人疲倦地将头枕回枕

头上。

“别这么说。”水野忠政满脸的慈爱，“这一年多可真难为女儿了。”

“父上大人多虑了，府上的人待我都不错，广忠也很爱护我。”於大夫人惨淡的面容略略笑了笑。

“呵呵，这就好。”寒暄几句之后，水野忠政习惯性地环视房间一圈，见无旁人，心中一定，面露正色，话锋急转道，“这次得了嫡男，你在松平家的地位可就更稳固了。刚才和那傻小子一起喝酒的时候，为父还真担心会是个女孩呢！哈哈，哈哈…咳咳…”水野忠政的奸笑声转为干咳，显然是被口水呛到了。

於大夫人尴尬地一笑。一年多未见，父亲因为疾病的困扰，变得更加苍老了，但是那好争的野心并没有因此减弱半分，反而愈加熊熊燃烧着。

“记住为父在你出嫁前和你说的话！松平广忠是个迂腐的人。冈崎真正令人畏惧的是冈崎城里那些能干的家臣们。利用你的地位，加上刚出生的嫡子，牢牢把握住那些家臣们的心。松平家继承人的体内，可是流有一半水野家的血。哈哈，哈哈…咳咳…”

“女儿谨听父上大人的教诲。”於大夫人轻声答道，惨淡的面容变得更为苍白。

“哈哈，哈哈…咳咳…”水野忠政边咳边笑地离开了房间。

水野忠政走后，萦绕壁墙的咳声渐渐散去，房间重归宁

静，於大夫人独自唉声叹气。原本只想做一个贤妻良母，在战国的乱世中，享受平凡的人生。她本以为，为松平家生下嫡子，就可以让她的身边有了自己真正的亲人，令她的生活变得宁静起来。然而这场婚姻本就是一场政治交易。而今父上大人的一番话，更令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忧心。

“我的人生，会如同母上一般，注定是个悲剧吗？”於大夫人的眼中，父亲水野忠政是个不重情义的人。

於大夫人的母亲阿富，也就是现在的华阳院，为其父水野忠政诞下四男一女，五个孩子，於大夫人最小。

当年，松平广忠的父亲松平清康骁勇善战，松平家盛极一时。一日酒宴之上，酒醉后的清康指着侍酒的阿富道：“这侍女长得倒挺标致，不知水野大人可愿将此女送与在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没过几天水野忠政就偷偷和阿富离异，阿富随后嫁给了松平清康，成了松平广忠的继母。松平清康死后，阿富出家为尼，改名华阳院。

刈谷城主幼女的生母，居然是冈崎城太后的级的人物。

於大夫人曾经还有个二哥水野信近，平日最爱护於大夫人，常来冈崎探望，然而上个月被人暗害，连即将出世的外甥都无缘得见。

对于大夫人而言，水野家已经没有任何人值得她去留恋了。那里就如一个争权夺利的兽穴。

松平家的会客厅里，此刻却是热闹非凡。乳母抱着婴孩进入。



“胎衣由我来剪，嘿，由我来剪，大家不要争！”酒井雅乐助抢着去抱少主。

“你会剪吗？你看孩子都被你弄哭了。”大久保忠俊插嘴道。

“本来就哭着呢！难道你是笑着从你娘胎里蹦出来的？”论辈分确实应该由酒井雅乐助去剪胎衣，大久保忠俊自知享受不到这份殊荣，也没有争下去。

剪完胎衣，家臣们又抢着要给少主洗澡。

“好了，别闹啦，交给乳母去办吧。尔等平时打仗的蛮力，小心把少主给弄伤了。”松平广忠乐得合不拢嘴。

“不会的，我们可温柔了。”家臣们齐声应道。

“该给少主起名了吧？不知道主上想好了没有？”石川清兼问道。

“早就想好了，就用吾父清康公的乳名竹千代。”松平广忠说道。

“好名字啊…”

“将来一定像清康公那样骁勇善战。一定是享誉全日本的名将。”群臣们禁不住议论起来。松平广忠的心透过一丝悲凉：“家臣们多么期望能有一个像父上大人一样强悍的主上啊。而自己，在他们心目中却是个懦弱的人…”

群臣纷纷赞叹之际，另一名侍女万子喜色匆匆地迈进了会客厅：“恭喜主上，久子为主上生了个男孩。”

众家臣的脸一下都由阳转阴，万子忽然明白了什么，识趣地退了回去。